

文 學 叢 刊

憂 鬱 的 歌

荒 煤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歌的鬱憂

煤 荒

序

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這兩個年頭所寫的，大部份是都收在這本集子裏了，雖然，嚴格地講來，有些還不能算是小說。

所收的十篇，其中，我自己較喜歡的祇是後面六篇。前四篇粗糙，尤其是秋，顯得有些空——我離開農村很久了——而人們底愛這種題材也嫌浪費；寫這樣東西的人夠多了的。現在還收在這集子裏，一方面固是湊數；但我覺得，也未嘗不可以作為一個創作過程看待吧，當然，這種說法有些勉強。

本份人、拋包、劉麻木這三篇曾在我離開上海的時候被朋友編了一個小集子為天馬叢書之一，在這裡，除了把天馬印本錯誤不堪的地方修正以外，本份人和劉麻木也照了我自己底意思有了一些增加。再說，我確實也不願意把牠們和其他幾

篇割散。

這一個集子，無論就量或質方面來說，都是夠寒塵的，但我有點孩子氣的自信：我還年青，活下去，往後也許會寫點兒像樣的東西來吧。

末了，我應該在這裡感謝我底尼友，倘若沒有他底鼓勵和多方面的幫助，到現在怕是連這一點點成績都不會有的！

三月，一九三六年，上海。

目 錄

秋·····	一
災難中的人羣·····	二三
人們底愛·····	五一
畢業·····	七九
本份人·····	一〇三
拋包·····	一一九
劉麻木·····	一三三
孤苦者·····	一五九
罪人·····	一七一
憂鬱的歌·····	一九三

秋

一

屋子裏隨着天黑了下來，但沒點燈，陰沉沉地。

劉五叔像頭牛樣在轉，也像頭牛樣不時吐着喘氣般的嘆息。

後屋裏洩出一線慘黃的油燈光亮，像條影子拖在地上；那不時有一陣悶塞的呻吟般的淚聲，隱隱地，從屋裏溜了出來，髣髴是悄悄地隨着燈影在搖幌。

隔壁張家娘低着頭走出屋來，劉五叔逼了過去，望，黑地裏祇看得見一雙有點淚光的眼，又退開了，讓她不做一聲地走了出去。

——真是劫數啊！趕上這個年頭！

劉五叔喟然地也跑出了屋子。

劉五叔蹲在門口，小心地開了水煙匣子——是他仲生兒兩個月前從鎮上給他買的四兩煙——蓋着烟面的一片青葉子早又萎黃了；手指頭捏着像草絲，心痛地罵了聲——「雜種」才捏出小指姆般大小的團子，按上煙管，點上火，長長地吁了口氣，使勁吸着。祇有一些些煙絲在喘口氣的當兒才從那枯癟的嘴裏噴了出來，但風很快地就纏着旋轉到空間去，看不見一絲灰白的煙影。

天沒有月亮，星星也怪稀零，祇雲堆在飄飛——風也在飄飛。

颯颯的風有點兒涼，從劉五叔身邊掠了過去，穿着單衫的身子抖擻了下，不禁喘息地道了聲——到底是快立秋的天氣了，想起了剛過的那一個早熱的夏天，像跋涉在無盡頭的長途中找着一個可以休息的機會似地長嘆了起來。劉五叔是怕看見什麼會在黑暗中閃動似地半閉着眼，望着那黑洞洞的乾了的池塘出神。

……兩個多月沒見點雨：抬狗子，曬城隍求雨也不見雨；望着稻子枯黃，禾衣層層焦皮似地褪，終於水田都龜裂了；池塘裏水也成了污綠色，終於喝的水還得跑上

十幾里路在鎮上旁邊一條小河裏去挑——送上門來買的，兩吊錢一担。

人羣像瘋了的狗，怒暴地吼着四下跑，但教人給攔了回來：人都像瘋了的狗，他們用槍攔着，打。哪兒也都是一樣啊：種子，耕牛都吃了，終於連狗子也都教吃完了；十家九室的都在哭，喘息，終於上吊，跳井……死呀死地，灣裏還碰得見的人，都恨不得把眉頭皺成一條縫地搖擺着頭：

——怎麼過啊？這日子……

劉五叔不禁搖擺着頭，望着雲飄飛，連星星也沒了的漆黑的天。

屋子裏，隱隱地溜出了一絲兒抑壓着的低悶的啜泣；接着，伯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來，一聲嘆息，沉重而又輕飄似地，像陣寒風逼襲着劉五叔。劉五叔夢醒了似的，茫然地敲了下旱煙管，但手臂就像受了反震地感到陣微慄。

——到墩上埋了罷！唉，叫發兒底娘也照顧自己底身子啊！就是成氣的到我們家裏來也算是錯投了人家……

伯祥壓着嗓子應了一聲，拿了鋤鉞，懷着死孩子，迎着風，飄飄地，但又一步步費力地抬着腿子走進了那陰森的黑地裏去。

發兒還剛會叫娘，但逢着這一個旱熱的夏天，却也會叫餓了。但是蕎麥糖硬得像石子，粥是「包裹糊」，孩子咽不下去；娘掙着瘦弱的身子，日裏有時還踏上一天水，奶汁淡得像水，但後來連這一點兒淡水似的乳也沒了。孩子望着天天瘦，哭得嗓子都直了……

——化生子……

劉五叔抬起嗓子叫了聲，但想到了那些，閉了嘴；再想想這發兒還是個「兒」，又不禁有點懔然。

——切數怎麼趕上這種年頭的？

大雨點，被風吹上劉五叔底臉——倒底是快立秋的天氣了，怪涼爽，劉五叔打了一個寒噤，但他顫着嗓子幾乎要叫了出來：

——下雨啦！

伯祥在雨中跑了回來，黝黑的臉掛着水珠，深陷的眼裏閃着欣喜的光，望着與奮的劉五叔，突口就叫了出來：

——下雨啦！

阿香跑了出來又跑了進去，叫着：下雨啦！她娘想到剛下土的孩子，想到算命先生說的：——就只怕打不過立秋……眼淚像落雨似地直滴，驀地把抑壓着的怨哀都哭了出來，

——苦命的兒啊……你怎麼就熬不到秋……呵……

伯祥又低下了頭，劉五叔也是，父子倆望着大點子雨沖得屋簷前底泥土四散。但年輕的漢子是在打着尖銳的呼嘯，在雨聲中顯得活潑而又輕快；雀兒在樹梢喳喳地叫，像浴在雨中孩子們底嘻笑。

劉五叔清早爬起床，看看窗外，灰黯黯地，像剛天亮；推開窗，才知天是陰着。

——哦，還在下！

風飄進着絲絲牛毛雨落到臉上，劉五叔有點兒驚訝。

前面靜悄悄地，伯祥許是還沒起來，在往常，伯祥會早起來招呼牛去了。

一條耕牛，雖說也像劉五叔一樣上了把年紀了，但總是一把手，套上犁，哧吱哧吱地兜幾個圈子，田到底也還可以翻開了大泥塊子，劉五叔也到底還可以含着煙管，一隻手推着，乘着吐煙的當兒，叱叱地使着牛轉。

但那幾天，人幾乎都沒點兒什麼吃的，整日裏，幾雙眼都似乎望着這匹牛——

劉五叔這樣覺着了，氣得身子直戰：

——刮牠無皮，割牠無肉！又不要你們喂點什麼，做什麼一個個瞪着眼？這樣容

不得說聲涼了，你們怕我這老骨頭還累不夠……

沒有人敢做聲。牛不吃什麼，喝是要喝的：每天挑一担水，牛得灌一桶，剩下的怎麼也不夠往幾個空肚子裏送；再，牛也得喝點米漿或是豆漿啊！

孩子整天張着嘴哭——孩子底娘也就躲在角落裏泣；伯祥總像頭瘋狗似地跳罵着：

——雜種！你們怎麼不死啊？徧生不叫你們發急痧？

但發痧也不死，等到大塊子碗片在背脊和頸項上刮起了幾條猪肝般的紅印，過了一會兒還是哭得滿臉都是淚滴和着汗滴。然而孩子倒底是一天一天瘦得只剩骨包皮了。

劉五叔望着這光景不忍，但一勸，伯祥簡直不認識他似地鼓瞪着一雙無神的眼叫道：

——活着做什麼啊？這種日子，不橫豎是死……

劉五叔也忍不住鼓着眼：

——你怎麼長大的？還不是三荒五災裏拖出來的？

說着，老眼轉着淚花；伯祥又只得低着頭在角落裏去長聲嘆息。

屋子裏，整日陰森森地，常常劉五叔偶爾在半夜裏醒來，像預測到將有什麼不幸要發生似地提心吊膽地側着耳朵聽，聽着伯祥在床上唉聲嘆氣地翻來覆去，弄得半夜不能夠睡。

劉五叔喃喃地咒着劫數呀劫數，終於含着包老淚，把牛拖了出去在劉大爺那里押了三十吊錢，還拿五斗豆子拆了十五吊錢。

——×他媽！三十串合得五塊錢！

嗅着鍋裏豆子的香，劉五叔就想到煮的是「牛」，拿上手，難得咽下喉；望着孩子無憂地那麼香地嚼着豆子，就像嚼着他底心。

——雜種……

但望望也怔着的伯祥兩口子，罵不下去，唉地長嘆了聲，就放下碗，顫着身子到房裏撲倒在床上睡了一整天。

「牛」就那麼被囓下去了。雖說三十吊錢合不上五塊錢，但五塊錢在這種年頭上哪兒去弄。

.....

——穿這麼點衣裳坐着，不受涼？

伯祥睜大了眼望着想癡了的劉五叔，提醒了他；但等到披上衣走了來，劉五叔一連就打了兩三個噴嚏。

——您不去罷。只一夜雨，濕得哪里？土扒扒鬆就算了，橫豎什麼種子也沒點兒！劉五叔一怔，在門口站住了：到哪兒去弄點什麼種子來呢？還有那條牛，還能不能贖回來麼？

是落雨了，但沒有了耕牛和種子。

稻子是完了，枯了；焦黃的禾衣滴上一夜雨，也祇像久病的臉上染點青色。幸虧趕上種了一些晚棉，雖說也乾得久，但這陣子趕上點雨，再一晴，也總可以收穫點了。

劉五叔望着濕的泥田，那倒了的枯稻苗，腳踏着，心都像被刺痛着。搖搖頭，自己囁嚅道：——真是，天爺都靠不住了，這年頭！

「早種棉花晚種稻，」這句話，劉五叔會下田的時候都知道了，不過，去年棉花賤得那麼利害，因為什麼「美棉進口」；誰料到今年又逢着旱災，種點稻子却都乾死？但是，要是像前年樣：豐收也成了災，穀子跌到一塊八沒人要，誰又料得定。

劉五叔越想越覺得莊稼人是不能再安安穩穩地不管外面是什麼世界地渡日子了；難怪老二丟了鋤鉞竟跑上那一窩子裏去；從哪兒說起，這樣的一個老實本

分人，會去明火打劫麼……

——真是，天都變了！

劉五叔嘆口氣望望天，天是變了，老是那麼一堆堆的雲層疊着，灰濃濃地籠罩着一切。

伯祥走了攏來，咕嚕道：

——×他娘！又變了。

——剛下了一天雨，秋雨綿綿，哪就得晴……沒借到麼？

——你去！

伯祥還是不變臉色。

——怎麼的？借不借啊，今兒晚就沒吃的！

——加二還得還現錢，不興拿什麼拆他娘的！他倒拿豆子拆給你，你和他算算：豆子劃上二十八吊的碼子，加二還還得給現錢，狼心狗肺的難種……

劉五叔突然變了臉，望着枯的稻子，和收不到一擔的棉花，簡直呆住了。

四

劉五叔見了劉大爺，劉大爺一股勁兒瞪着白眼，但總還算是好性子，有條不紊地和劉五叔講了根由：

——你伯祥哥氣沖沖地找上門來……本來，借點東西，算不了什麼；不過，這幾年頭，一天算不倒一天！真是，也真虧我老人家一把汗一把汗地掙了一點子田留下來；要是我，窮親窮戚又多，張開巴掌放，嘿，不怕人罵我養得好老子？說是說，伯祥哥說的也是老實話：他沒有個好……五叔莫見怪……

大爺說着說着，臉上收了笑，站起了身子往裏走。

——天已經涼了，您方便，請您把那匹牛牽了回去……